

橙红年代

壹
风云乍起

AGE OF LEGENDS

骁骑校 著

与 5000 万读者共同见证
这轰轰烈烈的《橙红年代》

网络小说扛鼎之作
都市丛林的生存手册

年度热读人气之王
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中文在线 同步数字出版
www.ChineseAll.com

17K.COM
一起看文学网

掌阅电子书
掌阅电子书

橙红年代

AGE OF LEGENDS

壹
风云乍起

骁骑校 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橙红年代(壹):风云乍起 / 骁骑校著. — 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1. 4

ISBN 978-7-209-05669-4

I. ①橙… II. ①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31673 号

选题策划:中文在线、山东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岱岩

装帧设计:张 晋

橙红年代(壹)

——风云乍起

骁骑校 著

山东出版集团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: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:250001

网 址: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发行部:(0531)82098027 82098028

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装

规 格 16 开(169mm×239mm)

印 张 21.5

字 数 300 千字 插 页 2

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

ISBN 978-7-209-05669-4

定 价 2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。电话:(0539)2925659

1 浪子归来

凌晨时分，刘子光走出江北市的火车站，漆黑的天幕上星光熠熠，出站口上方那昏黄的灯光将他挺拔的身影投射在广场上。看到出站口有旅客涌出，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和小旅馆服务员们如同苍蝇一般围过来，但是没有人搭理他这个一身民工打扮的人，只有几个拿着纸牌子的中年男子有气无力地冲他招呼着：“X县，Y县长途车，上车就走啊。”

刘子光大踏步地在路灯照耀下的街道上走着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八年了，终于回来了，不知道家还在不在，父母还好么，他们头发白了么，身体怎么样……想着想着，他不禁加快了脚步。

走到距离自己家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，刘子光忽然停住了脚步，目光落在街边一位保洁员身上。那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大妈，穿着工装，带着套袖，正清扫着马路。昨夜不知道是什么节日，地上到处扔的都是垃圾，她不时弯下腰去捡起饮料瓶子和废纸，塞进一个蛇皮口袋中，她的腰似乎不是很好，每弯一次腰都很艰难……

“妈！”一声低沉的呼喊，让老人整理垃圾的手一停，但她随即摇了摇头，叹口气继续忙碌。那个声音再度响起，这回老人不再怀疑自己的耳朵，她慢慢地转身，黑暗中站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，老人不敢确信自己的眼睛，颤声道：“小光，是你么？”

“是我，儿子回来了。”刘子光冲了过去。长期戎马倥偬的生涯已经将当年的文弱少年锤炼成铁铸的硬汉，八年来他流过血、流过汗，就是一滴眼泪都没有流过，但在这一刻，热泪夺眶而出，铁骨铮铮的汉子竟然哭得像个三岁孩子。

母亲早已泪如雨下，抱着刘子光泣不成声，失踪了八年的儿子终于回来了，没有盼头的日子终于闪起了新的希望之光，八年了，她苦苦挣扎着，等待的就是这一刻。老人紧紧抱着儿子不敢撒手，生怕这只是一个梦。

儿子黑了，瘦了，但却比以前壮实多了，摸着儿子胳膊上发达的肌肉，老人终于欣慰地笑了：“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”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路灯熄灭了，一轮红日破晓而出，天亮了。

刘子光的家位于本城有名的“高土坡”，是个脏乱差的棚户区，由于种种历史遗留问题，这里一直没有拆迁。帮妈妈拉着保洁车回到家后，刘子光才发现院子变了许多，很多人家加盖了两层甚至三层的楼房。妈妈解释说，因为本地区快要拆迁，加盖楼房能增加面积多要赔偿。但自家却依然是老样子，两间低矮的平房，外面一个石棉瓦搭建的小厨房。

打开门锁，刘子光推门而入，一股霉味扑面而来，因为阳光都被挡住，家里自然阴暗潮湿。家中的陈设竟然还保持着八年前的模样，甚至连自己那间只有六平方的卧室也是老样子，床上铺着蓝色印花的被单子，床下放着自己的皮鞋，鞋子干干净净，显然是经常擦拭的。

“小光，你饿不饿？妈这就生炉子给你做饭。”妈妈说着，将煤球炉的炉门打开，拿起火钳换了一块新煤球。

“妈，我不饿，你别忙活了，爸呢？”刘子光问。

“在附近至诚花园上夜班还没回来。你看我差点忘了，赶紧打他的小灵通让他回家。”妈妈说。

妈妈拿起电话拨了半天，终于打通了，喂喂几声过后又嗯嗯两声，放下电话回过头来，满脸都是焦急：“你爸爸在班上被人打了，现在医院急救，这可怎么

办啊？”

刘子光沉着道：“妈，不要慌，咱们先带钱去医院，救人要紧。”

妈妈从柜子深处拿出一个人造革的小包，取出薄薄一沓钱和两张存折，眼圈又红了，紧张地念叨着：“可千万别出事，咱家真经不起折腾了。”说着腿就有些软。这些年来，老两口相依为命，互相照应着艰难度日，老头子要是垮了，这个家的顶梁柱就算塌了。

一双有力的大手扶住了母亲。

“一切有我，不会出事的。”儿子坚定的声音响起，如同给母亲打了一针强心剂。对啊，儿子回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？不管再苦再难，有儿子顶着呢。

母子两人打了一辆车来到市立医院。

急诊室外，两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中年人正在抽烟，看见刘子光母子过来赶紧迎上来：“嫂子你来了。”

母亲急道：“我们家老刘呢？”

“在里面，拍过片子了，刚进抢救室，公司领导也通知过了，过一会就来，嫂子你千万别急……”父亲的同事丢了烟头，快步陪着母亲往急诊室里面走，也没问刘子光是什么人。

急诊抢救室的门紧闭着，戴着口罩的医生护士在里面忙碌。母亲怕耽误医生救治，站在门口不敢进去，父亲的同事低声介绍着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“老刘值的是后半夜到天明的班，咱们小区有两个门，为了方便管理，一进一出，早上五点多的时候，有辆宝马车堵在出口非要进去，老刘上去劝他，哪知道那家伙一脚就把老刘踹倒了，还拿出方向盘锁劈头盖脸地打老刘，要不是我们及时赶来，就不是单单胳膊骨折这么简单的事情了。”

听到自家男人被人家如此欺凌殴打，母亲的眼泪又下来了：“老张，老李，谢谢你们了。垫了多少钱？我拿给你们。”

老张道：“嫂子，可别说那见外的话，老刘这是因公负伤，公司能报销的。再

说咱们已经报警了，这回怎么着都得让他赔咱几万块钱。”

“凶手住在哪里？叫什么名字？”刘子光忽然插言问道。

老张狐疑地看看刘子光：“这是？”

“这是我儿子。”母亲介绍道。

“哦。”老张点点头，叹息道：“那人是做大生意的，开一辆香槟金的宝马越野车进进出出的，住在十六栋，具体哪一户还真不知道。那人可不是善茬儿，两口子可凶着呢，咱们平时见了他都躲着走的，也就是老刘死脑筋，非得和他对着干，这不是自找苦吃么？”

刘子光怒火中烧，一双铁拳捏得啪啪直响，他并不责怪老张老李，这两位年近半百的保安员和父亲一样，无非是混一碗饭吃，谁有胆子和地痞恶霸对着干啊。

“妈，你先在这守着，我去去就回。”刘子光说完转身就走。

“小光，你去哪里？你快回来。”等母亲追出去，早已不见了儿子的身影。

至诚花园十六栋，楼下停车位上只有孤零零的几辆车，其中就有一辆是香槟金色的宝马 X5 SUV，很霸道地横在两个停车位上。

刘子光从驾驶位的车窗看进去，车里没有人，一支粗大的方向盘锁扣在方向盘上，奇怪的是方向盘中央竟然有一个巨大的“S”标志。什么狗屁宝马越野车，分明是辆双环 SCEO 改的。

刘子光一拳打出，车门上顿时出现一个深深的凹坑，“山寨宝马”尖利地啸叫起来，警报声响彻小区。

刘子光抬头环顾，十六栋楼上并无人探头观望。他又是一拳砸下去，引擎盖变了形，警报再次响起，这回楼上终于有一扇窗户打开，一张红彤彤的肉拓脸露了出来，由于角度问题，他没看见刘子光，所以只拿着遥控钥匙按了一下，警报声戛然而止，胖脸又缩了回去。

刘子光看准了房子的位置，径直上到八楼，按了按门铃。

半天，里面没动静，刘子光耐着性子又按响了门铃，里面终于传出怒吼：“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！干什么的？”

刘子光撇着普通话说道：“我是物业的，邻居投诉您的汽车扰民……”

防盗门忽然拉开，一个怒气冲冲的胖子站在门口，一脸的不耐烦：“有完没完了！”

刘子光二话不说，抓住胖子的头发往外一拽，顺势往过道里狠狠一掼，胖子一头撞在墙上，顿时血流满面。

刘子光上前一步踩住胖子，冷冷问道：“小区门口的保安是你打伤的吧？”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胖子还没回过味来，刘子光也不再问，直接一脚踩下去，胖子的右脚踝骨“咯啪”一声，杀猪一般的惨叫声传出老远，回响在至诚花园内，久久不能平息。

刘子光又问：“早上用哪只手打的人？”

胖子这才明白过来，人家上门报仇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他呻吟道：“别打了，你要多少钱？”此时的胖子再没有刚才的神气，花睡衣敞开着，肥胖的肚皮上肉浪翻滚，鼻涕眼泪和鲜血涂了一脸，说话也带着哭腔，看起来要多可怜有多可怜。

“左手还是右手？”刘子光和和气气地问道，好像是在猜谜语一般。

“杀人了，救命啊！”房内冲出一个健硕的妇人，一脸横肉，眼影漆黑，新纹的眉毛如同两条细长的黑虫子趴在三角眼上，一看就不是善类。

妇人张牙舞爪地扑向刘子光，刘子光看也不看，直接一个后摆腿将悍妇踢入房内，继续问胖子：“你要是不回答，我就当是两只手。”

“右……不，是左手，两只都不是，你饶了我吧。”胖子竟然号啕大哭起来，亮晶晶的鼻涕流进嘴里，一口烟熏的黄板牙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要多恶心有多恶心。

刘子光不为所动，伸脚踩住胖子右胳膊肘，捏住他的前臂反关节猛力一拉，一声脆响，胳膊便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垂了下来。

这回胖子没再号叫，他直接休克过去了。

“市立医院急诊室，带上钱去看我爸爸，不然把你老公另外一边的手脚也打断。”刘子光对房内吓得噤若寒蝉的悍妇丢下一句话，转身扬长而去。

半天后，胖子才悠悠转醒，外面救护车的声音越来越近，悍妇跪在一旁哭道：“老公，报警吧。”

“报警太便宜他了，打电话给强子，快！”胖子有气无力地说道。

刘子光急匆匆赶回医院，跑到急诊室门口却忽然停了下来。透过门上的玻璃能看见躺在病床上的父亲，胳膊上打着夹板，头上缠满绷带，脸色苍白，憔悴不堪，花白的头发从绷带间露了出来。

父亲老了，不会再像二十年前那样，骑着二八永久自行车带着一家人去动物园了，不能再像十五年前那样，教自己打球、游泳，也不能再像八年前那样，手脚麻利地帮自己修理出摊子用的三轮车。

如今，他只是个老人，一个需要照顾的老人，却还在用瘦弱的肩膀为这个家撑起一片天，遮风挡雨。

“你站在这里到底是进还是不进啊？”急诊室的小护士端着托盘站在刘子光身后嗔道。

这人好奇怪，穿一套早已过时的灰色涤纶西装，土得掉渣渣，偏偏还留了个垂到肩膀的长头发，在急诊室门口低头傻呆呆地站着就是不进。不对，他好像哭了，眼角似乎有晶亮的东西在闪烁。善良的小护士赶忙掩住了嘴。

那人猛地一抬头，脸上哪里还有哭过的痕迹？一张冷峻的面孔，坚毅挺直的鼻梁，狂野不羁的眼神，紧闭的嘴唇，都散发出一股强大的男人气息，让小护士没来由地一阵心跳。

刘子光微微侧身，很绅士地将门推开，请小护士先进去，然后才跟了进去。

父亲已经听母亲说过刘子光回来的事情，但是看到分别八年的儿子，还是忍不住老泪纵横，拉着刘子光的手说不出话来。

父亲是个坚强的人，除了奶奶去世的时候刘子光见他掉过泪，这还是头一回。

握着病床上父亲的手，刘子光鼻子一酸：“爸爸，我回来了。”

母亲也忍不住擦了擦眼角，但还是说道：“都别哭了，刚才大夫看过 X 光片了，说不严重，你爸爸公司领导也过来了，给了二百块钱慰问金，费用咱先垫付，等出院的时候开了发票一起报销。”说着拿出一大卷卫生纸来，揪下两截给父子二人擦泪。

小护士在一旁帮父亲换着点滴瓶子，也跟着劝：“老爷子腰部压缩性骨折，臂部线性骨折，就是骨头裂了个缝，并不是开放性、粉碎性的骨折，已经打上夹板了，没多大事儿，你们放心好了。”

刘子光向小护士点头致意：“谢谢。”

小护士的心又是没来由的一阵狂跳，她生怕被别人发现，拿起不锈钢托盘有些慌张地走了。

忽然一声刺耳的急刹车声音传来，一辆宝蓝色马自达 6 型五门掀背轿跑车停在急诊室门口，四门同时打开，从里面跳出来四个年轻人，一色的板寸头，戴着墨镜，穿着紧身 V 领的短衫，脖子上挂着金光闪烁的大粗链子，脚下是阿迪达斯的运动鞋，手里还夹着小包，胳膊上刺龙画虎，一看就不是善类。

急诊室的门“哐当”一声被踹开，为首一个穿紫色 T 恤的年轻人嚣张地喊道：“至诚花园送来的保安呢？”

“你们乱喊什么，出去！”刚走到门口的小护士倒不怕他们，声色俱厉地喝道。

“没你的事，滚一边去！”紫 T 恤嚼着口香糖，目光在急诊室内扫视着。早上看急诊的病人不多，很快他的目光便定格在刘子光一家人身上。

“强哥，你姐夫说的不就是那个穿西装的小子么？”另一个年轻人指着身穿灰色涤纶双排扣西装的刘子光说道。

紫 T 恤摘下墨镜，“呸”的一口将口香糖吐在地上：“妈 X 的，不就是一民工么，给我打！”

小护士见状不妙，赶紧摸出手机拨打110。

二老明白怎么回事了，刚才肯定是儿子报仇去了，现在人家又打上门来，看这打扮就是道上混的，这可怎么得了？母亲猛推刘子光，声音都变调了：“小光，快跑！”

刘子光不慌不忙站起来，安慰二老说：“没事的，马上就好。”说着迎着四个流氓走过来。

三个流氓呈品字形包抄过来，也不说话，抬手就打，刘子光径直照最前面一人小腿迎面骨踹了一脚，一声脆响那人就趴下了，然后刘子光又用一记侧踹将左边一人踢飞，那人连续撞翻了两张急诊床才停下，随即刘子光又以左脚为轴心，身子一转，右脚扫在右边那人脸上，又是当场放倒，一米八的大个子，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栽倒在旁边的小推车上，止血钳、纱布、针剂、针筒稀里哗啦落了一地。

刚才小护士那一声喊，把急诊科另外几个护士都引来了，刚好目睹了这一幕，四个护士全看傻了，只有电影中才会出现这样精彩绝伦的身手，全程用腿，不超过十秒钟放倒三个人，而且主角还是个长发飘飘的帅哥，尤其当他旋转侧踢的时候，长发随之舞动，简直酷毙了！

不光护士们的嘴巴张成了O型，紫T恤也傻眼了，眼睁睁地看着那“民工”走过来，一把掐住了自己。

“强子是吧，来来来，哥哥和你说个事。”刘子光掐着强子的后脖子往厕所走去，强子小脸煞白，啥话也不敢说了。

来到厕所里，刘子光让强子靠墙站好，这才问道：“你混哪里的？”

强子道：“弟弟经常在堤北一带玩，不知道哥哥是做哪一行的？”

刘子光劈脸就是一记耳光：“老子问你话，你就答，还敢反问，×！”

强子捂着脸不敢言语了，刘子光道：“是那个胖子叫你来的吧？”

强子不敢说话，只好点头。

“行，胖子的账回头和他算，先说说你，你他妈的带了三个人过来算干什么的？还刺龙画虎的你当你是洪兴浩南啊，你说说你这要把老人吓出病来怎么办？这事

大了，你得给我个说法。”

强子嗫嚅道：“哥哥，我错了还不行么？”

“认个错你以为就行了？这样吧，你先替胖子掏十万块钱，押在我这，算是预支的老人医药费，要是十年八年里没有后遗症，我就饶了你。”刘子光说着，一把将强子身边的自来水管掰弯了，这可不是 PVC 的管子，而是老式的镀锌钢管。强子吓得不轻，哪敢说不行，嗫嚅道：“我没带那么多。”说着拉开带着鳄鱼标记的真皮手包，拿出一沓钱来，估摸着有六七千块。

刘子光把钱一把抓过来，顺手把马 6 的车钥匙也给摸出来了：“车先扣下，什么时候交钱什么时候还车，滚吧。”

强子都快哭出来了：“哥哥，这车不是我的啊。”

“还废话，拿钱赎车，快滚！”

强子连滚带爬蹿出厕所，迎面看见一男一女两个制服警察走过来，黑色皮质武装带上挂着全套警械，女警察抬起带着白手套的右手指着强子：“站住，说你呢，站好。”

强子赶紧站住，中年男警察扫视一周，问道：“谁报的案？”

小护士道：“我报的案，刚才有人打架……”

“谁打架？”

“这位护士妹妹看错了，没人打架，他们是来送医药费的。”刘子光晃悠悠地出现了，涤纶双排扣西装搭在肩头，露出里面的班尼路 T 恤，腰间很随意地绑了条带子，一头长发飘飘，神态自若。

“你是谁？身份证拿出来。”那位陪同老警察出任务的女警却丝毫不为之所动，冷着一张俏脸对刘子光喝问道。

“王警官，他是我儿子刘子光，出外打工刚回来。”刘子光的老爸在病床上说道。

王警官是那个年龄偏大的男警察，是本辖区派出所的民警，和老刘认识，恍然

大悟道：“哦，原来是你那个走了八年的儿子啊，怪不得有些印象，所里档案上有照片。”

“刚才是不是你们打架？”女警察继续问道。

“没有没有，我们都没打架。”强子随口敷衍道，这个女警察肩章上是两个拐，一看就是实习的学员，要不是老警察在，强子根本不屑搭理她。

“那这三个人怎么回事？”

“自己撞的。”

“胡扯！你自己撞一个我看看。”

“小胡，算了，既然没事，咱们就回去吧。”还是老警察经验丰富，见到这场景就明白了。

“可是……”小女警还不甘心。

“走了。”老警察一使眼色，带着女警离开了。强子等人也互相搀扶着离开了，他们不敢在这里就医，只好到另外一家医院去急诊。

“爸妈，没事了，那人是在送钱的，你们看，拿来七千块钱。”刘子光把钱数给二老看了一遍。

“小光，可不能打架啊。”妈妈对刘子光说，“你刚才出手那么重，万一伤了人怎么办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有事情要找政府处理。”

刘子光点头说：“妈，我知道了。”又招手让护士过来。

“这是五千块钱，麻烦你存到柜上去，这是一千块，是我谢你的。”刘子光道。

小护士的脸一下就红了，心想这人真怪，哪有把护士当佣工使唤的，还打赏，他以为自己是谁啊。要是换了别人，小护士早就恼了，可是在他面前，小护士只是红着脸小声说：“我帮你存就是，不过这一千块钱我不能要。”

医院停车场上，王警官正在教育小胡：“刚才的情况你还不明白么，这伙人有纠纷，但是已经自己解决了，所以这案子咱们不需要接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我知道,那个叫刘子光的很可疑。八年前他因为一起斗殴事件而逃离,虽然当事人已不再追究,我们也没有立案,但是据我三十年的经验看,这个人在消失的八年时间里,可能做过不少大案子,那种眼神,那种神态,只有在一些江洋大盗脸上才能看到,这人……不简单啊。”

“那赶紧把他抓起来吧。”小胡道。

“不慌,刚才我已经用手机把他拍下来了,回头到所里上内部网查询一下,看看通缉犯名单里有没有这个人,说不定能牵出一件大案子呢,到时候你就立功了。”

“王叔叔,还是你厉害。”

“呵呵,我这个老家伙还管用吧?”

说笑声中,桑塔纳警车离开了医院。

医院外墙,强子正抱着手机打电话:“喂喂,伟哥,我小强,车让人家扣了,不是交警,是个……我也说不清楚,伟哥你赶紧带人来吧。”

放下电话,强子长出一口气,忽然眼前出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,那个“民工”不知道啥时候来了,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。

“电话打完了?手机不错,借我玩几天。”刘子光不由分说将强子的诺基亚 N85 夺了过来,又道:“刚才你让那个什么伟哥过来,怎么不说带钱的事情啊?”

“我……”强子张口结舌,刘子光面色一变,“还敢喊人!我叫你喊人!”一拳掬在强子胃部,强子疼得跪倒在地,鼻涕眼泪都出来了。刘子光还要再打,突然想起妈妈刚才的教导,便收了手,整理一下西装,没事人一样走了。

2 谜一般的男子

老爸的骨折不是很严重,已经从急诊转往病房了,这一切都不用烦劳刘子光,一帮急诊的小护士就给办妥了,看到刘子光回来,她们一拥而上,唧唧喳喳地问道:“帅哥,你手机号多少,QQ 多少?”

刘子光笑笑,摸出强子的 N85 道:“新买的手机,还没上号呢。”

正说着,手机响了,刘子光按了接听键,话筒那边传来声音:“强子,我们马上到,两辆金杯,二十个人,全带着家伙,哪里下?”

“停车场下。”刘子光说完就挂断了电话,又拨了三个数字:110。

“110 么,市第一医院有人打架,开两辆金杯车,二十个人都带着凶器,赶紧来。”说完挂断,关机。

小护士们的嘴都张成 O 型,半天那个急诊小护士才道:“他们是来堵你的么?”

“呵呵,是来给我送钱的。”刘子光道。

话音刚落,两辆金杯就风驰电掣般驶进了医院,一个急刹车停住,推拉门打开,从里面跳出二十条汉子来,全都赤裸着上身,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,手里铁棍、链条都有。

当二十个手持凶器的流氓还没走进大门的时候,刘子光已经迎了上去,主动问道:“是强子叫你们来的吧?”

“你是谁?”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用镀锌钢管指着刘子光问道。

刘子光把马6的车钥匙举起来道：“强子来医院闹事，车让我扣了，拿钱才能提车，你们带钱了么？”

众流氓大怒，一人喝道：“扁他！”于是各种武器劈头盖脸地打来。按照常理被打的一方早就该抱头鼠窜了，可是刘子光却纹丝不动，任由铁管和链条打在自己身上。

“那个帅哥马上就要反击了。”急诊科的小护士自信满满地说道，可是半天过去，刘子光却依然在挨打，人已经被打趴下了。那些流氓倒也有分寸，只是拿铁棍照着身上乱打，所以倒也不会闹出人命来。

“别打了！”小护士焦急地喊起来，可是那帮流氓根本没有停手的意思，医院的保安远远看着也不敢动，只有那帮善良的护士急得快要哭出来。

刘子光躺在地上，心中暗骂：警察怎么还没来。

与此同时，街对面的巷子里，一辆警用涂装的桑塔纳正静静地停着，派出所民警老王和小胡正在关注着医院停车场的斗殴事件，由于半小时之内两次接警，110指挥中心怀疑是假警报，所以只是通知派出所出警，并没有派防暴队之类。

“再等等，那个刘什么光就会出手了。”老王自信满满地说，“等他一动手打人，咱们就出动把他们全抓起来，带到所里慢慢问。”

女警小胡很着急，殴打已经持续了五分钟，那人竟然还在硬撑着，难道老王的判断是错的？如果再不出现的话，恐怕就要闹出人命了。想到这里，小胡毅然拉响了警报，驱动警车开了过去，老王只能轻轻叹一口气：这孩子还是太嫩啊。

见警车来了，流氓们丢下武器四散而走，金杯车里坐镇指挥的中年男子也把烟头一丢，喝道：“走！”

最终警察还是一个人没抓到，偌大的停车场就只有遍体鳞伤的刘子光躺在地上，一帮小护士呼啦一下围了上去，七手八脚把他往担架上抬，女警小胡走过来道：“慢着，我要问伤者几个问题。”

小护士们怒目而视：“来这么晚，人都快被打死了，还问什么问题？等过了危险期再说吧。”

小胡被堵得没话说，眼睁睁看着人被抬走，老王过来拍拍她的肩膀道：“别担心，都拍下来了，想抓人的话调医院的监控录像就可以了。”

小胡恍然大悟：“我知道他为什么不还手了。”

急诊室里，护士们解开刘子光的衣服，露出一身坚实的肌肉，流氓们殴打了五分钟竟然只是留下了一些皮外伤，让见惯了血淋淋场面的护士们都有些惊讶。

刘子光忽然吐了一口气，坐起来道：“警察走了吧？”

护士们更惊讶了：“你不是昏迷了么？”

“他们按摩得太舒服了，我打个盹而已，谢谢你们了。”刘子光从急诊床上下来，又对目瞪口呆的护士们说：“我练过硬气功，他们那些三脚猫功夫伤不着我。不过打架的事情别告诉我家人，我不想让他们担心。”护士们纷纷点头。

刘子光整理好衣服，对她们说声再见，便出了急诊室，来到停车场，钻进那辆马6，先翻了一遍，从副驾的手套箱里将行驶证找了出来，看了看上面的名字：孙伟，禁不住冷笑了一声：“伟哥，你要倒霉了。”

刘子光虽然没有驾照，开车的经验可是相当丰富，他打火，倒挡，油门踩到底，整个车闪电一般倒出来，径直倒着开出医院大门，一个摆尾就把车头调正了。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惊得想过来指挥倒车的保安大嘴张着，半天都合不拢。

刘子光一踩油门向前开去，忽然又一脚踩死，马6发出一声怪叫停在公交站台旁边，刘子光降下车窗玻璃问道：“回家啊？”

站台上正在等车的是那个急诊室的小护士，先前报警的就是她。女孩子身材秀颀，换上便装更显得动人婉约。听见车里有人搭讪，她本来还以为是什么登徒子，便一扭头不搭理，忽然又回头惊喜地说道：“是你啊。”

“别等了，我送你回家。”刘子光道。

小护士稍微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拉开车门坐上了副驾的位置，按了按真皮座椅道：“这是那个小混混的车吧。”